

梁实秋和胡适：

相逢意气惜惺惺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国华

2016年伊始，梁实秋的散文《人间有味是清欢》突然在网络和微信圈里大火，微信朋友圈里频繁刷着这么一段话：跟随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起品读梁实秋，感受中华民族独特的美食魅力和情怀；即日起，关心蔬菜、粮食，做个热爱生活的人。因为这本书，梁实秋生前身后的逸事被万能的网络又重新翻了出来。

胡适建议梁实秋翻译莎翁作品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1891年出生的胡适，比梁实秋整整大了11岁。但梁实秋认为自己和胡适的差距不仅仅是11岁。胡适早年写有一部《留学日记》，后来改名为《藏晖室日记》，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读书札记，以及一些评论。梁实秋读完以后，经过比较，认为自己在胡适那个年龄，还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而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当年也写过一部留学日记，其内容的贫乏与幼稚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以学识的丰俭，见解的深浅而论，胡先生不只是长我十一岁，可以说长我二十岁，三十岁，以至四十一岁。”

民国年间，文坛、政界的头面人物们都可以说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时，梁实秋从没这样自诩过，虽然两人不乏往来，可他一直对胡适执弟子礼，毕生尊崇。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应该是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月刊”期间。胡适是“新月”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里面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新月”解散后，在梁实秋和胡适之间发生的两件事情，对梁实秋的命运改变很大，甚至成就了他的一生。

1934年，因为学潮的关系，梁实秋在青岛大学已经十分被动，他迫切需要换一个环境。也就是在这时，身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向他伸出了援手。经过胡适斡旋，梁实秋于这年9月被聘为北大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义之外，还有所谓名誉教授与研究教授的名义，名誉教授是对某些资深教授的礼遇，而所谓“研究教授”，则是胡适的创意，他想借此资助吸收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北大，作为生力军和新鲜血液。“研究教授”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课时数却相应减少。这说明胡适对梁实秋的期望值很高。胡适的做法使他自己遭到了一些人的敌视。梁实秋回忆，有一年共阅入学试卷的时候，一位年龄与梁实秋相若的先生故意当众高声说：“我这个教授是既不名誉亦不研究！”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另外一件事是，在胡适的建议和推动下，梁实秋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以此为终生事业，历经近40年的苦熬，终于完成



胡适(左)与梁实秋



梁实秋与程季淑

了这一成就梁实秋其人的鸿篇巨制。可以想象，没有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仅凭那些雅舍小品如何能领到“大师”的头衔？

胡适梁实秋都乐于关照和提携年轻人

胡适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而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老家也在绩溪，因为这层关系，胡适在饭桌上经常如此介绍梁实秋：“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此外，他还喜欢对梁实秋念叨自己家乡的情形。徽州当时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一度不在宁帮之下。有一天，胡适请罗隆基、潘光旦和梁实秋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他们刚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适，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梁实秋等人一点也听不懂。等他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他们落座之后，胡适问他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他们当然不懂，胡适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少。有两个菜给梁实秋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对梁实秋的关照和提携并非特例。受过胡适帮助的年轻人简直数不胜数。“他住在米粮库的那段期间，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这表示他不仅好客，而且于旧谊今谊之外还隐隐然要接纳一般后起之秀。有人喜欢写

长篇大论的信给他，向他请益，果有一长可取，他必认真作答，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藏有他的书札。他借频繁的通信认识了一些年轻人。”

在台湾期间，胡适特意拿出一笔款子，前后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1955年，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位理工方面的助教，学业成绩异常优秀，得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全份奖学金，就是欠缺签证保证，无法成行。理学院院长陈可忠先生、校长刘白如先生对梁实秋谈起，梁实秋就建议由他们三个联名求助于胡适。后来胡适果然出资帮那位青年完成了学业。

旅美华人作家聂华苓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恩师梁实秋的一件事——

1964年，我由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和梁师母。

“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

“您怎么知道？”“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



晚年梁实秋(左)与胡适

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则是：“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梁实秋念念不忘提醒别人：“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做人”，两句话是相辅相成的。

1957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两人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

胡适在生命后期耽于各种考证，有人对此颇有微词。梁实秋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先生的思想好像到了晚年就停滞不前。考证《虚云和尚年谱》，研究《水经注》，自有其价值，但不是我们所期望于胡先生的领导群伦的大事业。于此我有一点解释。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毕竟不多。真富有创造性或者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响应。胡先生领导白话文运动，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曾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不可期望过高。胡先生常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开风气的事，一生能做几次？”

也许，只有梁实秋这样的老友才能从胡适身上解读出如此深刻的观点。

1966年，有报纸采访梁实秋：谈到精神文明的式微，梁实秋先生对已逝世的胡适之先生的胆识是非常推崇的。他说，胡先生生前曾因写文章坦直指出民族的弱点，受了不少人的误解和责难，说他忘本，说他轻藐自己的同胞，甚至说他诬蔑民族的文化。其实，这些评断都有偏见，都是背公道的。

他说，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有一次，他和胡先生两人一道去美国参加一项学术性的会议。胡先生应许多美国朋友之请，曾以中国文化为题，发表过一次公开演讲。他记得，胡先生所讲的内容，都是以中国的道德精神为本位的，他推崇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心情，是极其实在而诚恳的。只不过在他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到今天所显示出来的退化与堕落的现象，使他感到忧痛而有胆量承认，并敢于提出来讨论罢了。

胡适去世后，梁实秋多次发表谈话和文章，深表哀痛。有人问他有何感想，他脱口而出：“死者已矣，但恨不见替人”。他认为胡适的位置之所以找不到替人，一是因为胡适的学问，二是因为胡适的道德。圆

梁实秋惜胡适：
但恨不见替人

梁实秋记得有些人士想推胡适领导一个政治运动，胡适谦逊不遑地说：“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梁实秋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

胡适有句名言：“大胆的假